

# 《话/镜——世界因语言而不同》

## 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4年02月01日

开本：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302346012

## 内容简介

为什么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？因为你说的不一样。两个世纪前的学者们排除了这是诗歌修辞的可能，提出了更惊人的论点：古人的眼睛没有进化到我们现在的程度，也就是说，古人普遍是色盲。事实是这样吗？从奇怪的颜色词汇出发，语言学家盖伊·多伊彻（Guy Deutscher）沿着大众和学者对语言的认知演变，一路做着刨根问底的调查，并从颜色延伸到了不同语言的语法和性标记，语言里的方位体系，从多个角度来讨论了核心问题：我们的语言是与生俱来的，还是被文化塑造的？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吗？讲不同语言的人，看到的世界，观察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都不同吗？曾经大家以为，语言是平面镜，直观地反映着你和你所处的社会。一目了然。现在，我们可以通过盖伊·多伊彻的《话镜(世界因语言而不同)》知道，语言是透镜，可以修饰、改变、塑造你的世界观。曾经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，其实只是因为，你生活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文化中。讲着不同语言的你我，因此可以享受各自丰盛的世界，拥有不同的回忆，成为不同的人。

## 作者简介

盖伊多伊彻（Guy Deutscher）：曾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近东语言系研究员，也是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的荣誉研究员。  
另有著作为：语言的展开（The Unfolding of Language）

## 目录

引言语言、文化和思想

语言平面镜

第一章：为彩虹命名

第二章：误入歧途

第三章：异乡的野蛮人

第四章：今事古已有言

第五章：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

语言透镜

第六章：沃尔夫的叫喊

第七章：太阳不从东方升起的地方

第八章：性与句法

第九章：俄国蓝

后记：请原谅我们的无知

附录：人眼中的色彩引言语言、文化和思想语言平面镜 第一章：为彩虹命名

第二章：误入歧途 第三章：异乡的野蛮人 第四章：今事古已有言  
第五章：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语言透镜 第六章：沃尔夫的叫喊  
第七章：太阳不从东方升起的地方 第八章：性与句法 第九章：俄国蓝  
后记：请原谅我们的无知附录：人眼中的色彩图片说明致谢注释（Notes）  
参考文献（Bibliography）  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## 媒体评论

虽然没有精确数据，日语词汇数量远超欧洲语言乃是公认，而号称最受日本教师学生欢迎的《新明解国语辞典》所收词条7.75万，也超过了我们博大精深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6.9万）。究其原因，谦虚的日本人这样解释：“语言是借来的交流工具。”向谁借？向交流对象借。借助片假名这一便利的注音工具，一切能够念出声的外语单词均有1秒钟变成日语的可能。连日本的菜名认起来都不容易：熏制三文鱼与洋葱マリネ（法语marinade）、章鱼カルパッチョ（意大利语carpaccio）、黑毛猪ピスト（西班牙语pisto）...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合成词，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。  
——XC

意大利语是一种即读性很强的语言，初学者在完全不理解内容的情况下也可以轻松流利地念上一大篇。它成为歌剧的\*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：除开断音规则的单词，几乎所有单词都是以元音结尾，这样可以让音节在同一个音高中拉长发声，让同一个音节跨越不同的音高，使曲调呈现起伏。而且元音出现的频度越高，在唱腔中制造起伏的机会也越多，便于演唱者展示唱腔的技巧。即使不懂意大利语的中国演唱者，只要熟知意大利语每个字母的固定发音，就可以像用中文的拼音一样毫不费力地“拼”出所有的词句。当然，真正的歌剧艺术者仍需在理解唱词含义的基础上演唱，才能凭借深刻的感情感染听众。  
——炼狱

在西班牙语中，网（red）是阴性的，那么互联网（La Red Internet）呢？虽然词典中说阴性阳性都可以用，不过我从美学的角度，还是觉得互联网是阴性的。每当说到La Internet，会用ella（她）来指代，就好像看到婉约含蓄的一位美人，确实要比五大三粗的阳性搭配el Internet听起来更顺口，更恰当。用中文讲起互联网，总有一股机器和新兴企业的味道，这大概是文化的影响。如果我们也用“她”来指代互联网，不知道会不会促使产生更多更有人性更亲切的互联网产品呢？  
——Alfonso Wang

古希腊语的语法极其繁难，一个动词摇身一变可以出来七八十种形式，而且特例无数。

有很多看似毫无规律的句子，当被读出来的时候，才突然有了丰富但却固定的长短错落的节奏和音韵，而且当你跟着节奏跳起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舞步，会发现句子的节奏和身体的节奏可以那么吻合。也许是复杂的语法和声音占用了古希腊人太多的脑细胞，他们拥有复杂的科学和哲学、丰富音乐和舞蹈，但是用来描述视觉的词汇极其单调，对食物也没有什么有品位的描述。这些特色不知道是不是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截然不同。

——纪语

##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### 第一章：为彩虹命名

故事始于几个月，几条街之外的威斯敏斯特 (Westminster)，主人公也是个人物。49岁时，他就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政治人物，是牛津大学选区的下议院议员，还曾担任过财政大臣。这时距离他成为英国首相还有十年，离他被尊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，还需要更久。事实上，过去三年，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阁下 (William Ewart Gladstone) 一直在反对党席位上郁郁不得志，不过他的日子并没有白过。

公务之余，他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投身研究学术，尤其是他最热衷的领域，古代诗人荷马 (Homer)，他形容荷马“以一己恢宏之力为人类筑成诗之高塔，这宏伟建筑如此崇高坚固，时至今日仍能傲视世间凡人，甚至许多非凡之人的苦工。”对于格莱斯顿来说，荷马史诗不亚于“纯粹的人类文化史上，最非凡之景。”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伴随格莱斯顿一生，在伊顿公学就读时，荷马的这两部著作就成了他文学上的慰藉。但格莱斯顿有着深重的宗教情怀，对他而言荷马史诗绝不仅仅是文学，更是他的第二部《圣经》。荷马史诗包罗万象地呈现了人类的品格和经验，这是在得到基督启示之前，最值得崇敬的人性。

这一年3月，格莱斯顿的巨著《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》(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) 刚刚出版。这部分为三卷的皇皇巨著有1700页，厚重得可以做门闩。书中涵盖的话题之广，堪比百科全书，从奥德赛中的地理、到荷马的美感，从荷马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、到海伦的道德特点。其中，默默藏在最后一卷书末尾的一章，讨论了有趣但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主题：“荷马对色彩的感知和运用”。格莱斯顿通过对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细致入微的研读，发现荷马对色彩的描述存在某些偏差，而他自己的研究结论过于激进、让人困惑，以至同时代的人们完全无法完全理解，基本上都不假思索地把它抛在脑后。但不久以后，格莱斯顿的困惑就促使许多人开始探究，并对至少三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入的影响，甚至还激起了一场关于语言究竟由自然决定，还是由文化决定的论战。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一百五十多年后，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。

即使是在比现在更习惯政坛伟人竞逐、非凡头脑层出不穷的时代，格莱斯顿对荷马的研究也被视为非凡成就。毕竟他同时还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，即使是专精此道的学者，能撰写这样一部三卷本巨著也不易。但是格莱斯顿如此投身经典，却引起了某些人，尤其是政界人士的厌恶。一位党内同僚曾抱怨说：“你完全被荷马和希腊语单词之类的事吸引了，结果居然不读报纸，也不去感受支持者的脉搏。”不过在公众看来，格莱斯顿精深的荷马学知识则令人仰慕和崇拜。

《泰晤士报》(The Times) 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书评，篇幅很长，刊印时分成了上下两篇，如果装订成册会有三十多页厚。格莱斯顿的学识在学术界也受到了关注。一位教授曾说过：“欧洲极少有哪个投身公务者，能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思想纯粹、观察敏锐又学识渊博。”随后几年里，英国甚至欧洲大陆的一些知名学者都曾著书，扉页上注明献给格莱斯顿，这位“孜孜不倦地倡导荷马研究”的“政治家、演说家和学者”。

1858年，伦敦。7月1日这一天，伦敦林奈学会 (Linnean Society) 将会在位于皮卡迪里伯林顿府 (Burlington House) 的新址，听取查尔斯达尔文 (Charles Darwin) 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(Alfred Russel Wallace) 宣读的两篇论文，他们会共同宣布一个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。不久，这一理论点燃的火焰就会熊熊燃起，照亮整个知识界，波及人类理性的每一个角落。尽管达尔文主义的燎原之火很快就会蔓延到我们，但今天的故事并不从这里开始。

故事始于几个月，几条街之外的威斯敏斯特 (Westminster)，主人公也是个人物。49岁时，他就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政治人物，是牛津大学选区的下议院议员，还曾担任过财政大臣。这时距离他成为英国首相还有十年，离他被尊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，还需要更久。事实上，过去三年，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阁下 (William Ewart Gladstone) 一直在反对党席位上郁郁不得志，不过他的日子并没有白过。

公务之余，他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投身研究学术，尤其是他最热衷的领域，古代诗人荷马 (Homer)，他形容荷马“以一己恢宏之力为人类筑成诗之高塔，这宏伟建筑如此崇高坚固，时至今日仍能傲视世间凡人，甚至许多非凡之人的苦工。”对于格莱斯顿来说，荷马史诗不亚于“纯粹的人类文化史上，最非凡之景。”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伴随格莱斯顿一生，在伊顿公学就读时，荷马的这两部著作就成了他文学上的慰藉。但格莱斯顿有着深重的宗教情怀，对他而言荷马史诗绝不仅仅是文学，更是他的第二部《圣经》。荷马史诗包罗万象地呈现了人类的品格和经验，这是在得到基督启示之前，最值得崇敬的人性。这一年3月，格莱斯顿的巨著《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》(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) 刚刚出版。这部分为三卷的皇皇巨著有1700页，厚重得可以做门闩。书中涵盖的话题之广，堪比百科全书，从奥德赛中的地理、到荷马的美感，从荷马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、到海伦的道德特点。其中，默默藏在最后一卷书末尾的一章，讨论了有趣但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主题：“荷马对色彩的感知和运用”。格莱斯顿通过对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细致入微的研读，发现荷马对色彩的描述存在某些偏差，而他自己的研究结论过于激进、让人困惑，以至同时代的人们完全无法完全理解，基本上都不假思索地把它抛在脑后。但不久以后，格莱斯顿的困惑就促使许多人开始探究，并对至少三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入的影响，甚至还激起了一场关于语言究竟由自然决定，还是由文化决定的论战。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一百五十多年后，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。即使是在比现在更习惯政坛伟人竞逐、非凡头脑层出不穷的时代，格莱斯顿对荷马的研究也被视为非凡成就。毕竟他同时还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，即使是专精此道的学者，能撰写这样一部三卷本巨著也不易。但是格莱斯顿如此投身经典，却引起了某些人，尤其是政界人士的厌恶。一位党内同僚曾抱怨说：“你完全被荷马和希腊语单词之类的事吸引了，结果居然不读报纸，也不去感受支持者的脉搏。”不过在公众看来，格莱斯顿精深的荷马学知识则令人仰慕和崇拜。《泰晤士报》(The Times) 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书评，篇幅很长，刊印时分成了上下两篇，如果装订成册会有三十多页厚。格莱斯顿的学识在学术界也受到了关注。一位教授曾说过：“欧洲极少有哪个投身公务者，能像格莱

斯顿先生这样思想纯粹、观察敏锐又学识渊博。”随后几年里，英国甚至欧洲大陆的一些知名学者都曾著书，扉页上注明献给格莱斯顿，这位“孜孜不倦地倡导荷马研究”的“政治家、演说家和学者”。

当然，总有一个“但是”。尽管格莱斯顿天才般的学识、卓越的文采、丰富的论据受到了广泛的称赞，但是人们对他实际提出的论点，反应却十分苛刻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(Alfred, Lord Tennyson) 写道，在荷马研究上，“多数人认为（格莱斯顿）有一点信口开河。”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希腊语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解释说：“尽管格莱斯顿学识渊博，对于荷马研究充满热情、观点独到、细致入微，而且总是口若悬河，有时也才思出众，但是他的理论并不完备。逻辑脆弱，甚至有些幼稚，他论证的语言技巧很有策略，尽管充满了高超、优雅的反驳，但是完全缺乏严谨审慎的态度，甚至缺乏常识。”

卡尔马克思对希腊文学也有热忱的兴趣，而且从来不愿措辞委婉。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说，格莱斯顿的书“体现出英国人缺乏创作有哲学价值的内容的能力。”而且，《泰晤士报》上刊登的长篇大论书评中，也转而用最婉转的方式旁敲侧击，避免直接把格莱斯顿称为傻瓜。那篇书评没有署名，这是当时书评的习惯。这篇书评开篇说道：“格莱斯顿智力超群。而不幸的是，这超群的智力却十分恰当地印证了‘物极必反’这句谚语的真谛。”隔了一万三千词之后，书评的结尾处又惋惜地嗟叹道，行文有力但全无效果，很有天才但缺乏平衡，思维活跃但论点芜杂，口若悬河但只是饶舌乱响而已。

更让批评家恼火的是，格莱斯顿坚持认为《伊利亚特》至少有一个核心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。在1858年的学术界看来，声称希腊王后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

(Paris)，又称亚历山德罗斯 (Alexandros) 挟持后，希腊在伊利昂城 (Ilios)，又称特洛伊 (Troia) 围城十年的传说具有什么历史价值，这显得十分幼稚。《泰晤士报》评价道，“所有人都承认，这些传说与亚瑟王的传说几乎一样，都是虚构。”

不用说，当时距离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 (Heinrich Schliemann)

真的在俯瞰达达尼尔海峡 (Dardanelles)

的山丘上发现特洛伊古城，还有十二年时间。他发掘出了迈锡尼 (Mycenae)

的宫殿，这里是希腊诸王之王阿伽门农 (Agamemnon) 的故乡，通过考古发掘，人们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-公元前1000年的时代末期的一段，特洛伊和迈锡尼都是富庶强盛的城市。后续的发掘显示，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，毁于一场大火。在发掘现场还发现了抛石器等武器，说明特洛伊城被毁是敌军围城造成的。现场出土的一块有文字的陶土片，原来是赫梯 (Hittite) 国王与Wilusa之间的条约，而其中提到的这个Wilusa，又被确凿地指明，正是荷马笔下的伊利昂。因此可以推断，在条约中被称为阿拉克珊都 (Alaksandu) 的Wilusa君主，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王子，亚历山德罗斯。简而言之，格莱斯顿认为《伊利亚特》不只是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，并不是他同时代的学者所想的那么荒诞。

然而格莱斯顿的观点有一个方面，今人与那个时代的人都一样难以接受：对荷马时代的宗教喋喋不休的谈论。格莱斯顿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被宗教狂热引入歧途的伟大人物，但就荷马研究而言，他在信仰驱使下，试图将荷马笔下的众神，与基督教的教义糅合在一起，结果尤为不佳。格莱斯顿认为，人类诞生时，人性已经受到了真神的启示。尽管这种记忆渐渐淡去，之后又被异教教条蛊惑，但人曾蒙神启示的印记仍然可以在希腊神话中观察到。因此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在荷马笔下的众神中，挖掘基督教的真谛。

《泰晤士报》写道，格莱斯顿用尽全部脑力，在奥林匹亚的殿堂里，探寻来自迦勒底的

吾珥 (Ur of the Chaldees) 的亚伯拉罕，还有居于撒冷(Salem)的王麦基洗德(Melchizedek)的踪迹。例如，格拉斯顿认为，基督教上帝三位一体的传统，在希腊神话中就留下了痕迹，朱庇特(Jupiter)、尼普顿(Neptune)、普路托(Pluto)将世界划分为三部分的的做法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他声称阿波罗(Apollo)显示了基督本人身上的许多特质，甚至还主张阿波罗的母亲勒托(Latona)，“象征着圣母玛利亚”。《泰晤士报》可没有觉得有趣：“他的意图非常明确，他接受了一个理论，不管这理论其实多荒唐，他都能通过论证使之显得值得尊重。真是聪明过头！”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